



淮河两岸鲜花开

肖 馬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淮河兩岸鮮花開

肖 馬 著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社0039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1 9/14 字數 27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,000 定價(3) 0.15元

开头的話

黃河北，長江南，

淮河弯弯在中間。

——淮河民謠

熟悉祖國地理的都知道，我國的主要河流大都是從西北向東南流去，流到海里。淮河也是這樣。

如果你翻開中國地圖來看，在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之間，有一條弯弯的河，它那密布在兩岸的支流，滋潤着長江北岸和黃河南岸一大片土地，這就是淮河和淮河流域。

淮河的發源地是河南省桐柏山。它流過安徽和江蘇兩省的北部，在三江營流到長江里，全長一千公里。

淮河流域，總面積有 21 萬平方公里，居住着六千萬人民，耕地有一億八千萬畝。

淮河流域的西部和南部盡是連綿不斷的山，北部和東部則是望不見邊的平原；淮河兩岸分布着許多支流和湖泊。

淮河流域氣候溫和、土質肥沃，既出產北方的小麥，也出產南方的水稻，山上有砍不盡、采不完的竹、木、茶、麻；水里有捕不盡、撈不完的魚、蝦、菱、藕；地下還蘊藏着各種寶貴的礦藏。

象具有古老文化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一樣，遠在四千多年以前，我們的祖先已經垦殖淮河兩岸了。自古以來，淮河流域一直是祖國經濟繁榮、文化發達的地區之一。

很早以前，淮河兩岸人民曾經这样歌唱着自己的家乡：

“南走千，北走万，

赶不上淮河兩岸。”

但是，以前为什么人家一提到淮河，并不想到富裕、快乐，而却想到貧困和灾难呢？

是的，近几百年来，淮河流域的人民确实連年遭遇水、旱灾害，因此人們把淮河看成是一条可怕的凶龙，只要它一发怒，就会掀起滔天大浪，吞沒城鎮、乡村、庄稼和生命……

为什么淮河会經常鬧灾呢？

淮河成灾的原因，一方面固然是有許多自然因素，象狂风暴雨、水土流失等等；但主要是因为以前的反动統治階級只顧自己享乐和爭权奪利，忽視甚至破坏水利事业；外加淮河流域經常有战争，河渠和堤防遭到严重的破坏，使得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南流，夺去了淮河入海的水道，扰乱了淮北大平原的水系，淤塞了淮河干流和支流的河床，使洪水无法下泄，于是泛濫成灾了。

1938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淮河流域，国民党反动派的軍隊不仅不抵抗，反而炸开黄河南岸花园口的大堤，企图用滔滔的黃水掩护他們可耻的逃跑，这个罪惡的行为使黄河里的水又一次注入淮河达九年之久，造成了淮河兩岸“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”的严重后果。

这就是淮河兩岸人民連年遭受灾害的基本原因。

多少年来，淮河兩岸人民过着飢餓、貧穷、流落他乡的辛酸生活。但是他們对家乡的热爱和希望始終沒有削減，他們相信，总有一天淮河会变成幸福的泉源。

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淮河兩岸人民朝思暮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
1950年10月，毛主席发出了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英明号召后，国务院立即颁布了“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”，决定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彻底治好这条浑身是病的河流。

全国有名的水利专家，在苏联水利专家的帮助下，制订了根治淮河的规划，要在淮河干流和支流开河、挖渠、修堤、筑坝、建造水闸等等；这些工程完成后，将完全改变淮河的旧面貌，不仅消灭水、旱灾害，而且还要利用淮河干流和支流里的水来灌溉农田和发电，并且要让较大的船舶通航，一句话，就是要把水灾变为水利！

根据这个规划，伟大的治淮工程开始了！

为实现这个规划，淮河兩岸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了。成千上万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淮河兩岸。成千上万的火车、汽车、手车和船舶满载着各种器材来到治淮工地上。

勇敢的人民向大自然进攻了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！

到现在，治淮工程已经进行了六年多，六年多来，治理淮河的人们冒着寒冷和炎热，克服了无数困难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。

在淮河上、中游的山谷里，已经建造起7座大水库；在淮河兩岸，已经做了12处湖泊洼地的蓄洪工程；疏浚和新挖了112条河渠，共长7,728公里；修筑了3,698公里的堤防，建造了46座水闸和240座涵洞。

这些工程已为淮河兩岸人民带来了幸福。许多地方已经开始摆脱灾难，获得了丰收。有些地方已经获得了灌溉、发电和航运的效益。

淮河兩岸人民重新唱起动人的歌曲。他们歌唱治淮工程，歌唱劳动

的胜利，歌唱欢乐的生活，歌唱“淮河兩岸鮮花开”。是啊！淮河兩岸的鮮花开放得多么燦爛啊！

这些鮮花就是壯麗的建築物，就是夏天的麦浪、秋天的金色的稻穗、銀色的棉花、紅色的高粱、黃色的玉米，就是人民喜悅的笑臉和遠大的理想。

目 录

开头的話.....	1
-----------	---

1 大汛.....	1
2 “龙王爷”.....	5
3 从長江来的客人.....	11
4 英雄之山上的紀念碑.....	13
5 紅色农业生产合作社.....	19
6 不落的彩虹.....	23
7 洪澤湖.....	27
8 几輩子的願望.....	32
9 海濱夜話.....	37
10 大雁迷途.....	42

尾声.....	45
---------	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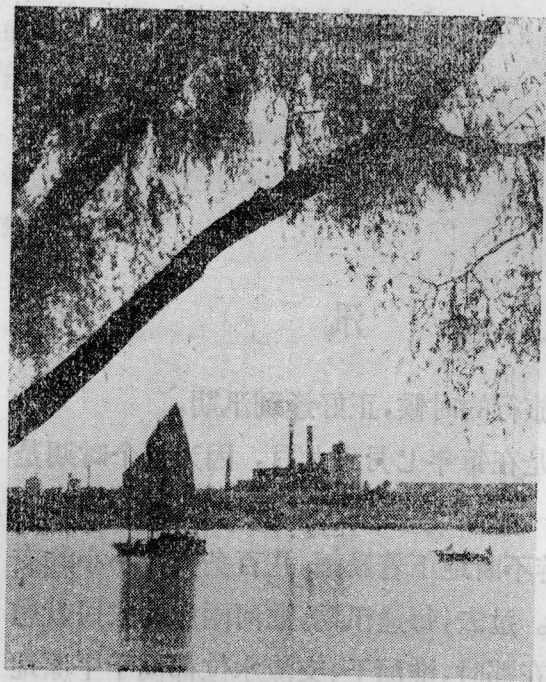
1 大 汛

我开始在淮河兩岸旅行的时候，正好逢到汛期。

淮河流域的大汛期是在每年七月到九月，因为这个时期是淮河流域的雨季。

在汛期，淮河上下游不断地下着暴雨，几百条大大小小的支流里的水都迅速地上漲。过去，每逢汛期，淮河兩岸的农民就愁眉苦臉，提心吊胆。因为在那时，淮河干、支流水位都高于平原地面好几公尺。这条大河在兩条不牢固的土堤間流动，水位高、风浪大的时候，堤防就接連决口，于是洪水就排山倒海那样冲来，吞沒掉几千万亩良田和城鎮、矿山，甚至还冲断铁路。每年汛期，沿淮农民都奋勇地与洪水搏斗。可是在治淮工程开始以前，往往是洪水战胜人。現在，治淮工程已把这种現象改变过来，人已在逐步征服洪水了。

1956年，淮河汛期比往年提早了一个月；五月底就連接下着暴雨，淮河水位每小时都在上漲，六月初，从标尺上来看，已經超过警戒水位了。



淮 南 市

治淮委員會攝影組供稿

沿淮乡村里的农民立即組織了防汛突击队；輪船拖着成批的防汛器材，冲过暴风雨，分送到淮河堤防上去。

一个风雨的傍晚，我搭乘一条运送器材的輪船到淮南市去。淮南市是淮河上有名的工业城市，有着全国著称的淮南煤矿。淮南市紧靠淮河，所以也常常遭遇水

灾。逢到大汛，工厂、市区都泡在水里。

我們的輪船就是为这个城市运送防汛器材去的。輪船在风浪中顛搖得很厉害，我們站在船头上，渾身上下都淋得透湿，可是誰都不觉得难受，不願回到仓里去。看看新修的淮河大堤屹立在兩岸，長長的大堤上亮着成千上万盞灯火，好象兩条蜿蜒的長龙。堤上的农民兄弟正在緊張地打夯，他們看見我們的輪船，就欢呼着向我們招手，我們也高声叫着，一片热烈的呼声把风雨声都压下去了。

站在我身旁的一个水手高兴地叫道：“嗨！岸上好熱鬧呀！”接着，他講述了悲慘的往事：“在治淮工程之前，遇到这么大的风雨，淮北平原早就成了汪洋大海，那时，我們使船的，就只顧忙着搶救爬在屋脊上和树梢上的灾民。眼睛看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：洪水漚爛了大片大片剛熟的庄稼，冲倒了房屋，水面上漂着門板、家具和尸体；老老小小望着一片大水。只听到一片哭声、喊声和叹息。今天呢，你看，这两条長堤好象两条坚强有力的胳膊，挟着汹涌的淮水，不准它乱闖。这两条胳膊就是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啊！”

說罢，他放开水手的粗嗓門，大声地唱起淮河民謠来了，大家也就都跟着他一齐唱起来：

“工人农民真能干，

平地开大河，

兩岸堆成山，

堤上管跑馬，

河里能行船！”

歌声和岸上的打夯声汇成了声势浩大的合唱，唱得老天爷連响雷都不敢打了。暴风雨都屏住了气息。

我們的輪船長長地鳴了几声汽笛，就靠攏了淮南市碼頭。那时已經深夜，淮南市的人民都安靜地睡熟了，只有靠淮河的大发电厂还亮着灯光，那高烟囱突突地吐着濃烟，发电机发着轟响。

“啊！亲爱的矿山、工厂，亲爱的城市！啊！亲爱的人們，你

們都睡了，睡得多么安靜啊！”我一踏上淮南市平坦的碼頭，就情不自禁地輕輕地自言自語着。

我一面走着，一面回憶着1950年那次來淮南市的情形。

那年，淮河大汛時，淮南市的舊堤決口了，凶暴的洪水卷走了大塊大塊的泥土，沖毀了碼頭，把大半个城市淹在水中，大街上是水，發電廠的周圍也是水；商店停業了，工廠休息了。浪頭擊打着屋腳，發出危險的聲音，每天晚上，人們不敢安靜地睡去。

我一路走着，凭記憶想找出些當年大水留下的痕迹，但是什麼也沒有找到，堤防比以前高大得多了，碼頭是新建的，街道也是新鋪的，筆直的瀝青馬路，兩旁矗立着高大的樓房，街燈吐着淡黃色的柔和的燈光……這一切哪里象在汛期呀？我想象中的的一切完全變了。

不知不覺，我又走到淮河堤上來了，風仍舊很大，浪頭无可奈何地撞着堤上的石塊，撞着金屬的閘門，鏗鏘作響。

突然，在我面前閃來一道光，迎面來了兩個女糾察隊員，她們是擔任巡堤的，看到我那副楞勁兒，就上來催我：“同志，請回去睡覺吧！”我笑着說：“我是遠方來的，特地來拜訪你們這座城市的，你們指給我看看……”沒等我說完，她們就抿嘴笑了：“你要看什麼呀？”“汛期，你們的活動。”

她們中的一個用手劃了個大圈，指着一大片市區，說：“你看！”

啊！東方已透出曙光，城市醒了，人們已經紛紛起來。挾着

飯匣的工人去接班了，鄉里的農民挑着蔬菜陸續往城里走，輪船拉長了汽笛在招呼第一批旅客，早起的合作社員正在田野里收割麥子……

“就是這樣，除了輪流巡堤、防汛外，我們和平時一樣。”姑娘們輕描淡寫地說。

我多么激動啊！淮河邊上一個經常遭水災的城市能在汛期這樣安靜地生活，這是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啊！

那位女糾察隊員不急不慢地吐出“象平時一樣工作、生活”那句話來時，意味着治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代價啊！

這代價就是：在汛期，洪水不再威脅這個城市了，人們將千百倍地努力生產、工作，要追還幾百年來被洪水剝奪去的財富！

太陽升起了，透過雨後的雲層在淮河上洒下萬道金光，淮河的水啊！你將是富裕的象徵。

2 “龍王爺”

六月下大雨，七月一滴水也難求，這是淮河兩岸農民最擔心的先澇後旱的天氣。

我就是在烈日曬得土地干裂的盛夏，到了淮河上游白沙水庫。白沙水庫是在淮河第一大支流潁河的上游，它是在 1952 年建成的。它的攔河大土壩橫跨在黑龍潭和逍遙嶺兩山之間，高 42.5 公尺，長 1,300 公尺，是亞洲最高大的土壩。

在四周黃焦焦的山谷中，白沙水庫已蓄滿了一庫清水，碧綠的，象一塊嵌在山中的大寶石。這些水可比寶石還貴重啊！但是在修建白沙水庫之前，這些水却是沖倒農莊、淹沒潁河下游無數良田的猛獸啊！水庫修好後，它的作用就是這樣：在大汛期間，把汹涌的洪水攔起來，久旱不雨的時候，它又可以放出水來灌溉干旱的農田。

現在，我就講在久旱不雨的時候，白沙水庫是怎樣灌溉農田的。

从白沙水庫大壩的輸水洞起，新开了一条白沙灌溉渠。这条渠道的工程可真复杂：它必須爬山越嶺，用几百个倒虹、渡槽、跌水、涵洞、水閘〔注〕等建築物把水引到蛛網密布的支渠里，再从支渠流到干渴的土地上去。

我順着渠道走，水流形成許多小瀑布，发出叮叮咚咚的聲音，好象誰在大山谷里彈一架巨大的琴。我听到这悅耳的音乐，心里感到一陣陣涼爽。

一路上，看看田里的庄稼，可真是旱了，土地渴得裂开了嘴，玉米、大豆和烟叶都在烈日下萎縮了。天上沒有一絲云彩，驕傲的太阳猛烈地照射着。过去，人們在它逼人的光輝下，愁眉苦臉，可是今天，誰也不怕它了。

〔注〕 倒虹是利用虹吸原理，用大管子把水引过交叉的河流。渡槽是过水的槽，也是架在交叉的河流上的。跌水是在坡度很陡的河道上造的梯形建築物，用来調節湍急的水流的。涵洞和水閘都是节制水量的建築物。

和我同行的是管理灌溉的一个年轻技术员，人们一遇到他，就笑着招呼他说：“龙王爷，啥时候放水啊？”我们到一个农业合作社去，才走到村口，人们立即包围了他。小孩子们嘩啦嘩啦嚷开了：“龙王爷来啦，要放水了！……”我听人家这样称呼他，觉得奇怪。后来，知道有这么一段故事：

当灌溉渠将要施工的时候，有一批技术员在各处测量，很多老农民不相信灌溉，他们说：“白沙水库能拦住涝灾，已是万幸，哪里还能让水翻过山头，运到咱庄稼地里啊！”于是，有一位老大爷和技术员们打赌：“如果能灌溉，我就称你们‘龙王爷’。”

如今，可真能灌溉了。所以，灌溉管理人员到哪里，哪里人们就打趣地叫他们“龙王爷”。

这下，技术员——这位“龙王爷”可被人们围住了，人们要求放水，他急忙笑着回答大家说：“我正要告诉你们哩，明天就放水灌溉啦！”

第二天一清早，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传遍了：“龙王爷要放水灌溉啦！”

中午，天格外热，但人们却顾不得，灌溉渠的堤上象过节一样热闹，尽是欢乐的人群，大家扛着木耙、锄头等工具，年轻人在前面奔跑，老大爷老大娘跌跌撞撞在后面跟着，急急忙忙去迎接水头。

果然，水来了！

从白沙水库放出来的、碧清的、翻着白沫的水来了！水 flowing



白沙灌溉渠渠道

治淮委员会摄影组供稿

过一道道閘門，順着千百条渠道洶向干裂的土地，土地喝着水，一大片一大片地滋潤了；水花濺在禾苗上，禾苗抬起了頭；水珠兒滾在綠油油的葉子上，得意地向驕傲的太陽閃着小眼睛。

有位白胡須的老農民，望着水，勾起了他几十年来旱灾的痛苦回忆，情不自禁地蹲下身来，用手掬起一捧清水，眼眶里滾出了激动的泪水。

一直到傍晚，我还看見他顛巍巍地立在堤上，向关罢閘門回去的灌溉管理員招手，襯着晚霞，象一尊庄严的雕像。

那天晚上，我們大家都兴奋地坐在灌溉渠的堤坡上，談着白天放水的情景，談着美好的生活。

在这条跌水很多的灌溉渠上，可以建造很多小型的农村水力发电站，这个合作社正在建造第一个水电站，渦輪机已經在工厂里造好，現在正在盖房屋。其他合作社也都在紛紛設計水电

站。

現在，这里也有了拖拉機站，还有农作物試驗場和农业气象台……談到这些，社員們高兴地对我說：“剛忙罢水利化，又得忙电气化啦！”

啊！“电气化”这三个字，过去几輩子的农民从来沒有想过，現在已經活生生地放在合作社的工作中了。

我在白沙水庫的时候，听說水庫四周的农民，受了水庫工程的影响，紛紛在山澗兴筑起了許多小型的水利工程。我就到山区去訪問了一下。

这些小型的水利工程就是筑小水庫、修塘堰、挖河道、打井眼，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水源都利用起来，抵抗旱灾。他們在伏牛山区建了成百个小水庫，他們称这些小水庫是白沙水庫的子孙。

說来非常奇怪，过去在伏牛山区，人們一面愁着田地干旱，一面却又讓无数条山泉白白淌过，人們和貧穷結着緣，認為这是天意。

現在，大家都知道了：人力一定能战胜天灾，要摆脫貧困，只有用劳动来开发水利，于是，在山区，水利化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。

我們走进了那正在修筑一个小水庫的峡谷，农业合作社的社員們都在緊張地劳动：挑土的挑土，打夯的打夯，采石的采石，燒石灰的燒石灰，山中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，人們正在开凿輸水

隧洞。

那个小水库的石头坝已经筑得很高，里面已经蓄了水，有了水，农民们就不再說“听天由命”，而是說“人定胜天”了。

社員們对我說：“你別看这座山光秃秃的，有了水，什么都有了：前山坡栽果树，后山坡种茶叶，大塘里养魚，水库下造个小发电站。組織了合作社，人們团結了，水也聚攏了！你看看，尽管大热天，我們社里男女老少都动手啦！”

我很奇怪，工地上只有青年男子呀！于是，社長就領着我轉下山坡，往村里走。呀！一路上，到处有人在劳动：妇女們在挖一个大池塘，塘边已經培上了土，正在栽种楊树苗，再走到村里，老人和小孩也都在挖井，这些井的名目不外是“父子井”呀，“儿童井”呀，这表示老老小小都在为淮河山区的水利化付出劳动哩。

看到和听到了这些事情，我忽然想起五年前参加的一个治淮會議，在这个会上，工程师討論着淮河流域的规划，规划上提出了淮河兩岸农村的幸福远景：有灌溉系統，有水力发电站，有試驗場和拖拉机站……那时，我所看到的只是在淮河大地图上标着的紅紅綠綠的符号，可現在呢，的确已經实实在在地放在白沙水库周圍这片土地上了，尽管現在还不很完善，但是一定会一天天地完善起来的。

还有一点，我在地图上看不到的是：治淮工程給新的青年农